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22-62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4084

Hans汉斯

《利刃出鞘》的“谎言叙事”与认知操控

——基于精神分析的影像化实践

于　婧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6日

摘　要

《利刃出鞘》作为一部嵌套着阶级差异反思与人性思辨的悬疑杰作，通过富豪小说家哈兰的离奇死亡事件，建构了一个充满伪装的现代寓言。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三重结构，形成心理学意义上的“冰山模型”。本文将以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为主，根据弗洛伊德冰山理论中人类行为由显性意识与隐性无意识共同驱动，显性仅为冰山一角，隐性占据主导的核心观点。揭示电影中人物行为背后被压抑的本我欲望、叙事结构与冰山模型的镜像化呈现以及社会无意识层面的多方面隐喻，通过剖析影片中“可见”的谋杀案与“不可见”的心理之间的关联，探讨导演如何运用精神分析叙事策略，在悬疑类型框架内构建个体心理与社会文明的冲突场域，为类型片的深度解读提供心理学维度的新范式。

关键词

《利刃出鞘》，弗洛伊德冰山理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Lies Narrative and Cognitive Manipulation in *Knives Out*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sychoanalytic Film Theory

Jing Yu

School of Media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October 12, 2026; accepted: November 3,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6, 2026

Abstract

***Knives Out*, a suspense masterpiece embedded with reflections on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and**

文章引用: 于婧. 《利刃出鞘》的“谎言叙事”与认知操控[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22-628.
DOI: 10.12677/arl.2026.154084

speculation on human nature, constructs a modern fable full of pretence around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Harlan, a wealthy novelist. Freud divided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into a tripartite framework of "consciousness-preconsciousness-unconsciousness", which constitutes the psychological "iceberg model". Drawing primarily on Freud's iceberg theory—whose core proposition holds that human behaviour is driven jointly by explicit consciousness and latent unconsciousness, with the explicit part forming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while the latent part dominates—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pressed id desires behind characters' actions, the mirrored presentation of narrative structure corresponding to the iceberg model, and diverse metaphors at the level of social unconsciousness. By analy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isible" murder case and the "invisible" psychology in the film, it explores how the director adopts psychoanalytic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build a conflict field between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civilis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uspense genre, offering a new paradigm of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for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genre films.

Keywords

***Knives Out*, Freud's Iceberg Theory, Consciousness, Preconsciousness, Unconsciousn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人的心理结构如同漂浮于海上的冰山，露在水面的“意识”仅是冰山一角，水面下庞大的“潜意识”才是决定个体行为的根本动力。意识是个体能觉察到的心理活动，受现实原则支配；前意识是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过渡层面，通过“检查机制”控制潜意识的表达；潜意识则包含本能冲动、欲望及童年创伤等，以伪装形式渗透到意识层面[1]。

在电影叙事中，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转化为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导演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意识层面的外显行为，暗示其潜意识中的欲望与冲突。《利刃出鞘》表面上是一场围绕遗产争夺的谋杀案，实则是富裕家族中成员潜意识欲望的集中爆发。影片通过侦探布兰克的调查过程，如同精神分析师般逐层揭开人物的心理防御机制，暴露其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使案件成为透视现代家庭心理危机与社会文明困境的窗口。

2. 冰山结构的个体映射：人物心理的显性与隐性

弗洛伊德用冰山来比喻人格结构，影片中家族成员的悲剧可概括为三重心理结构的失衡，形成假面维持－审查松动－本能爆发的过程。

2.1. 意识层面的假面建构：社会规训下的集体表演

意识作为人格结构中“露在海面的冰山一角”，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与理性认知，受现实原则支配。因为意识存在于表层部分，是人们对他人展现出来的形象，所以在电影《利刃出鞘》中，家族成员在意识层面上呈现出对上流社会人设的精心维护，这种表现出来的虚伪的表演既是对社会规范的被动服从，也是对自我欲望的主动伪装，核心是通过这种方式维系阶层的优越感。

在影片谋杀案发生之后，侦探和警方对家族成员进行常规审讯，在他们的对话中，频繁出现“家族荣誉”“爱”等词语，反映出他们长此以往所形成的一套固化的语言仪式。大女儿琳达将“我们家从不靠

别人”挂在嘴边；小儿子沃尔特宣称“出版事业是父亲的遗产”，这些语言构成了意识层面的“自我理想”，个体通过重复社会认可的价值话语，构建符合主流标准的身份认同，如同给自己戴上文明的假面，营造出富贵家庭的体面形象。

从家族每个成员为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哈兰过生日的群像片段中可以看出，定期举办家庭聚会，已然成为家族成员维系意识假面的重要手段。影片众人围坐餐桌时的虚假寒暄，均是按照温馨剧本进行的表演，但从对话和动作中也不难看出，众人表演的面具下其实各怀心思，家族关系中存在隐形的裂痕。而这种仪式性表演的本质，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我防御机制”在意识层面的运作，通过制造和谐表象，压制潜意识中对亲情的淡漠、对利益的贪婪等不文明的欲望。

影片中侦探布兰克与警方对家族成员逐一问询的段落，是意识假面表演的集中展演，家族成员始终维持着克制得体的面部表情，却通过微动作暴露着每个人都存在着隐藏的秘密，形成了“语言体面–肢体局促”的内在对抗，精准印证了意识层面的假面本质，用社会认可的话语伪装自身，维系阶层体面的集体表演。

2.2. 前意识层面的审查失效：欲望与禁忌的博弈场域

前意识作为冰山中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中间的部分，它通过“检查机制”控制潜意识内容进入意识层面，在其中起着调节作用。电影《利刃出鞘》中侦探布兰克的问询过程犹如前意识审查的模拟，家族成员回忆案件发生当晚的细节，而在回答问题时频繁停顿、调整措辞都体现前意识在筛选证词时的挣扎。当家族成员本我的欲望被社会规范压抑之后，就会以虚伪的姿态呈现出来，而弗洛伊德认为，口误、笔误等“过失行为”是前意识审查放松的产物。在影片中，家族成员的前意识审查机制在遗产诱惑下逐渐失效，导致被压抑的本能欲望以扭曲的形态通过过失行为表现出来。当家族内成员的前意识无法有效压制潜意识冲动时，他们就会采用更极端的防御机制。例如乔妮将自己对钱财的贪婪转化成为女儿争取权益，是前意识审查失效后的心理代偿。这些防御机制的运作，不仅没有能够缓解人物内心冲突，反而加剧了认知的扭曲，比如兰森将自己谋杀祖父这件事合理化为维护家族尊严，最终导致自己的行为失控。

2.3. 潜意识的隐性深海：欲望本能的冲动爆发

潜意识作为人格结构的“冰山基座”，包含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童年创伤与原始欲望，遵循快乐原则行事。在电影《利刃出鞘》中，家族成员的潜意识驱动着整个悲剧和闹剧的发生。人物在意识层面的表演越精致，相应的潜意识层面的压抑就越剧烈。当哈兰的遗嘱打破利益平衡之后，家族成员营造的意识面具迅速破裂，暴露出语言表演与行为真实的割裂，一开始对玛塔的嘘寒问暖和当成家人一般的说辞，变成了在知晓遗产后撕毁遗嘱信件时的歇斯底里与指控辱骂，每个成员态度的瞬间转变，都印证了意识的脆弱性，同时也是潜意识欲望冲破意识压制的集中爆发，镜头与表演的转向直观呈现了冰山的翻转。混乱的场景加上摇晃的镜头语言，本身就是潜意识混乱无序的视觉外化。同时家族成员状态的断崖式转变，剥离了所有意识层面的文明伪装，让被压抑的财富本能与生存焦虑直接暴露。

在弗洛伊德理论中，身体是潜意识突破压抑的最后阵地，而玛塔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扮演着“潜意识他者”的角色，其说谎就会呕吐的生理反应，象征着潜意识对“伪善”的抗拒，是绕过前意识审查机制直接将潜意识的诚实本能转化为生理现实，不断地揭露他人和自己的虚伪意识面具。

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指向毁灭、攻击与自我破坏的原始驱力，在影片中家族的荒诞遗产争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哈兰的死亡实则触发了家族成员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每个人都在渴望他人的毁灭，来换取并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财产的继承。兰森的谋杀计划是死亡本能的直接外显，这种死亡本能也转化为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伤害，例如兰森他不仅想杀死祖父，也企图通过制造混乱而毁灭整

个家族的名誉与遗产。

3. 叙事结构的冰山分层：表象与真相的多重交织

《利刃出鞘》影片的叙事肌理与弗洛伊德冰山理论形成一种共振，意识层面的显性叙事是悬疑叙事的类型外壳，前意识层面的叙事反转是推动谜题揭晓的动力，而潜意识层面的本能爆发则是真相揭露、人性内核的显示过程，每个叙事节点都是三重心理结构博弈的结果。

3.1. 可见谜题的表层建构

影片的显性叙事遵循经典侦探片的“三幕式结构”，对应着弗洛伊德冰山理论的意识层面。以哈兰的“自杀”死亡这个表象为核心谜题进行展开，通过庄园谋杀案、家族成员各怀鬼胎、侦探布兰克的一对一询问证词等元素构建出一个传统的、看似完整的悬疑框架和逻辑链条，是在满足了观众对传统侦探悬疑电影找出凶手的好奇欲望。然而，这一结构仅占叙事的“冰山一角”，这些显性的叙事如同冰山可见的八分之一，其遵循着经典的侦探小说的模式，引导观众停留在凶手是谁和如何作案的表层问题上。例如影片开头抛出是谁雇佣私人侦探布兰克来调查这件谋杀案等悬念，通过带有侦探视角的推理将谋杀案归入可以推理、可以解释的理性框架当中，侦探布兰克的介入和思考则象征意识层面对真相的追寻，问询证词和理清细节的过程暗示秩序重建的心理需求，以保在混乱后暂时的秩序维持，然而，这一层面的叙事始终受到人物的主观视角与谎言的遮蔽，比如在影片中，通过家族成员提供的证词和时间线以及玛塔的行为表现，在这一层面中玛塔有充分的无罪证明，同时也体现出隐藏在家族成员背后的谎言和欲望，这种局限性暗示了意识层面存在的不可靠性，为中层叙事埋下伏笔。

3.2. 叙事反转与心理博弈

当影片中的显性意识层的自杀推理陷入闭环后，叙事开始触及前意识的领域。在这一层叙事当中，开始通过玛塔的记忆闪回的片段来逐步揭示出哈兰死亡的过程，即玛塔误注射了过量了吗啡以及哈兰用自杀来实现对她的掩护。这一层对应冰山理论的前意识，在随着为布兰克当助手的过程中，从发现鞋印到地毯上的泥巴再到断裂的梯子木板，这一连串的物证的出现，才使她的记忆从前意识层面升入意识层面，而玛塔因恐惧、自身境遇带来的道德困境和呕吐的生理反应，对侦探进行了选择性的呈现。影片中通过这种误导反转的叙事节奏，实现前意识信息的激活，例如玛塔反复认定自己是在混乱中拿错了药瓶，是她前意识的自我防御，是对自己出现医疗失误的自我暗示，而观众则跟随着她的视角接受误杀的假设，正符合于认知的真实状态，片中所呈现的案情与所谓的“真相”，粗浅看来能够说得通，但若是对细节进行比较和核对，仍会发现一些无法解释的漏洞或断层，而在触发观众进行思考之余，影片又插入许多倒叙的画面以及情节，不断填充漏洞和断层，进一步引导观众将“已有的”和“新生的”进行对照，继而由“新生”情节来解释和说明情节[2]，即处在“看见”与“视而不见”的叠加状态，悬疑的本质正是将潜意识中未完成的认知转化为意识层面的觉醒。侦探布兰克在影片中提出的“甜甜圈理论”直指案件核心，这一隐喻呼应冰山理论中“未被言说的渴望”，即案件背后未被正视的社会结构性矛盾。

3.3. 从全知观察到潜意识的“解读者”

电影《利刃出鞘》通过悬疑外壳探讨人性的核心命题，恰是冰山理论中对于对人性潜意识的洞察。侦探布兰克通过各种细节和对话碎片来拼凑真相，类似精神分析师对患者自由联想的解读。与传统侦探不同，他更关注的是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而非单纯的证据拼凑，他的角色隐喻着对人性潜意识的挖掘，表面的谋杀案实则是一场家族成员潜意识欲望的集体展演，这种角色设定的创新，将悬疑片的核

心冲突从智力对抗转向心理对抗。当布兰克指出玛塔的说谎呕吐现象时，影片已超越悬疑类型片的常规范畴，进入精神分析的理论场域，在影片最后布兰克与玛塔之间的对话也可以看出他与传统的侦探角色的不同，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正如他提出的“甜甜圈理论”，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性的复杂多面。而玛塔最终的“胜利”看似是“善良战胜了邪恶”，实则是兰森潜意识的帮助，因他的傲慢与冲动行为暴露了她的罪行。这也暗示了人类自以为理性的选择，往往被潜意识的本能操控，布兰克在揭晓真相时与兰森的对话，也成为了兰森彻底失控的导火索，侦探角色的设定只能解决表层犯罪，却无法治愈家族的潜意识创伤，正如精神分析无法彻底消除个体的本能，只能帮助个体与潜意识和解。

4. 从个体冰山到社会冰川：社会无意识的冰山隐喻

这种将冰川理论嵌入类型叙事的创作策略，从视觉符号的隐喻表达到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使这部带有喜剧悬疑特点的影片超越普通悬疑片的娱乐属性，通过荒诞的表达揭示着人性精神内核，成为一部剖析现代社会集体的视觉潜意识分析报告。

4.1. 物品的隐喻构成冰山碎片

在《利刃出鞘》中，符号系统作为弗洛伊德冰山理论的视觉化载体，通过物品元素呈现的隐喻，将人物的意识假面、前意识防御与潜意识冲动转化为可视的叙事元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潜意识是永恒的，而意识只是其表面的涟漪。”[3]

影片的结尾当玛塔手持原本出现在影片开头、属于哈兰的马克杯，站在阳台俯视庄园和家庭成员时，充满了极具深意的意象，上面印着“我的房子，我的规则，我的咖啡”，表面看来是她获得了财产的继承权，但同时在更深的层面则象征着她从潜意识的“他者”转变为意识层面的新权威，而杯子的循环使用则暗示着权力结构的更迭，更是有着对传统权力的继承，触发家族成员的集体恐慌。但这种更迭并未带来真正的心理解放，玛塔的胜利仍建立在谎言之上，如同弗洛伊德所言：“文明始终是对本能的压抑，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客厅的刀具墙作为内部的装饰，刀身刻有家族徽章，是意识层面代表荣耀的载体。其装饰性存在暗示文明对暴力的驯化，这就如同前意识对潜意识的审查，将刀具暗藏的原始暴力转化为荣誉象征。

4.2. 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社会集体无意识”是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理论向社会群体维度延伸的核心命题。它指特定社会群体在共同的生存结构与价值体系的长期塑造下形成的未经个体成员自觉觉察的一种共同的心理驱动力和思维定式。依此可见，群体的意识层面是共有的体面规则与主流的价值话语，前意识层面是维系群体秩序的道德约束，而浅意识层面是群体共享的深层欲望和本能冲动，本质上是个体无意识在群体语境中的投射。

影片以生日聚会作为展开故事的起点，本质则是一个创伤记忆的复现场，家族成员每年在此接受审视，琳达所言“和父亲玩游戏”充满着强迫性重复的仪式感，每个人都在重演一套渴望被认可、被否定从而积累怨恨的创伤循环，而谋杀案则是这一循环在潜意识层面的总爆发。

在《利刃出鞘》中呈现家族所代表的富裕性质符号，如庄园、财富、文化资本构成了其意识层面的光鲜表象。然而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揭示，这种集体认同本质上是对潜意识中死亡本能的社会性压抑与转化。琳达反复强调“家族的成功源于奋斗”，实则依赖家族长辈的财富与声望维持阶层地位，这种认知偏差是典型的集体认知幻象，社会集体通过自我欺骗维系努力即可成功的原则，掩盖社会结构的不平

等本质。每个成员都佩戴着符合社会阶级身份的人格面具，他们歇斯底里的遗产争夺，实则是资本主义异化人格对物质财富的病态崇拜，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核心，是一种对资源的本能掠夺，一种对阶层滑落的集体焦虑，更是一种对爱与尊重需通过财富衡量的潜意识认同。例如兰森作为家族第三代，他既无法继承祖辈白手起家的神话，又抗拒承认自身特权的丧失，正是对权力的潜意识崇拜。而玛塔则以身体本能的真诚性打破主流社会的语言规训与文明假面，玛塔通过呕吐侧面佐证了侦探对于家族成员的推理，象征着迫使主流社会集体面对自身的道德缺陷。

4.3. 喜剧表达的荒诞内涵

作为一部侦探悬疑片，《利刃出鞘》运用了许多的幽默元素，在紧张“烧脑”的推理中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构思巧妙的喜剧元素、人物的塑造等，都成为影片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艾略特认为构成现代幽默的三种成分是谐趣、幻想和哲理[4]，在幽默之外，导演试图将人类潜意识中的自私、虚伪与攻击性转化为可感知的荒诞场景，表达的是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究。表面的笑料如同冰山的表面，喜剧成为了冰山的伪装，其下的潜意识深海则是隐藏的人性冷漠与文明异化。正如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指出：“诙谐是潜意识欲望的委婉表达。”例如在梅格对玛塔表示她是一个人在背着家族在与她打电话劝她放弃继承权后，镜头一转切换到整个家族的人都围在梅格背后的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喜剧效果，除此之外兰森在暴躁之际用刀刺向玛塔却发现是一把弹簧刀等等，都是通过荒诞喜剧的形式传达出主流社会的潜意识，即既需要外来者承担服务者角色，又恐惧其打破本土和外来的心理边界，这种需要与恐惧的矛盾，正是社会在潜意识层面的困境，表面的多元包容是虚伪意识的体现，深处的种族偏见与认同危机才是冰山之下的真实暗流[5]。可见美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如同海面下的庞大冰川，意识层面的自由、平等、多元文化是精心打造的文明表象，前意识层面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勉强维系着社会秩序，而潜意识中的种族偏见、阶层焦虑、资本崇拜等原始驱力，始终在深处涌动。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玛塔呕吐的喜剧呈现象征着被现代文明压抑的“本真自我”。她的善良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潜意识本能的自然流露，是对潜意识对“生本能”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语境中证明在文明压抑的冰山下，人类潜意识中仍存在未被污染的生命驱力。

影片以喜剧手法呈现遗产争夺的荒诞性，这种轻松的表象与影片所传达的暴力和人性的内核形成强烈反差。

5. 结语

《利刃出鞘》以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为叙事骨架，在悬疑类型的表层下展开一场深刻的精神分析实验。影片通过哈兰家族的悲剧，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在文明压抑下的心理异化，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玛塔的角色不仅是悬疑叙事的关键变量，更是导演对人性本真的最后寄托，即便在潜意识的深渊中，生本能的微光也从未熄灭。优秀的悬疑作品需在“水面”之下构建足够复杂的动机网络，使观众在破解谜题的同时，直面人性与社会的深层真相，它不仅解剖了一个虚构家族的心理病理，更将镜头转向更广阔的社会机体，揭示现代文明如何通过压抑和伪装等心理机制，将人性本能转化为维持秩序的能量，而这种转化本身，正是社会文明困境的根源。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警示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过是对潜意识本能的不断妥协。”[6]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 高觉敷,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2] 李睿浦. 《利刃出鞘》中蒙太奇的叙事功能[J]. 电影文学, 2020(14): 121-123.

[3] 傅荣. 弗洛伊德及其《梦的解析》(1900) [J]. 赣南师范学院报, 1997(5): 30-33.
[4] 沈妍斐. 《利刃出鞘》: “阿加莎式”推理结构与叙事策略探究[J]. 电影文学, 2020(6): 50-52.
[5] 冯琳卓. 《利刃出鞘》: 暴力在叙事中的编码与解码[J]. 电影文学, 2020(13): 144-146.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文明及其缺憾[M]. 北京: 中国法治出版社, 2018.